

中華全國風俗志

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出版



中華全國風俗志

編輯者 胡樸安

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

發行人 周健人

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大達圖書供應社

一三七號

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

洋裝四冊定價七元二角

中華全國風俗志跋

中國之史。皆官家書也。于民間事無與焉。故談史學者。欲研究吾民族進化之跡。及風土良窳。人情厚薄。皆苦乏材料。余昔任某大學教授時。有西國教授欲知中國風俗者。不知當備何書。以問學生。學生莫能對。轉以問余。余亦莫能對。但答之曰。當於各地方志書及古今人筆記遊記中求之。然志書繁多。搜聚不易。筆記遊記。尤爲蕪雜。於此取材。百不得一。是聚書多而獲益少。用力艱而成功僅。甚矣其難也。學生廢然而返。遂據所見聞。書若干則。以答問者。曰。此中國之風俗也。吁。誤矣。夫中國立國之久。幅幘之廣。遠過他邦。風土人情。亦至複雜。古今絕異。不知經幾許嬗變。吳越懸殊。幾若異國。執今以概古。舉一以例百。而曰。是中國之風俗也。嗚呼。可。余因之有感焉。輒欲發奮。搜羅載籍。彙爲一書。題曰。中國社會史料。史料者。備他日編社會史者有所取材也。顧蹉跎久之。未能成就。良用慨然。今家兄樸安及舍姪惠生等。皆有志于斯。因相與發各地方志書及筆記遊記等。數千百卷。披揀撮錄。成風俗志一書。凡

中華全國風俗志 ● 跋

二十卷。欲研究中國風俗者。得此一編。大足供其參考也。
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胡懷琛跋

中華全國風俗志

▲安徽

●合肥風俗記

一概况

合肥舊屬廬州府。爲廬州之首邑。地處皖省中央。故其民間風俗。淳樸似皖北。而耿介則似皖南。幅員遼闊。土質肥饒。居民多以耕讀爲業。四民中以士爲最貴。農次之。商次之。工又次之。農人遍地皆是。商業只限於區域內。有大資本及遠出經營者甚少。工業則除金工木工土工等徒工作而外。直無所謂工業矣。西北二鄉多岡田。東南二鄉多圩田。全境不事生產之人甚少。除少數華貴公子及退伍軍人外。餘均終歲勤動。各執一業。農家婦孺皆耕。婦女多天足。能耐勞苦。農忙時則插禾芟草。從事於田間。農隙則從事紡織烹飪。撫育子女。其一身所肩之重任。較之男子有過之無不及。貧家之孩童。五六歲卽令之牧牛。家有牛者則在家自牧。無牛者則受僱於

人家。其每年工資不過四五元。至十歲以上。略能從事於田野工作。其工資亦在十元以上矣。

富戶田產多者。則招佃戶耕治。其收租方法。有論銀租者。即言明每年繳納銀元若干。以作租穀。有直接收稻者。亦分兩種。一曰揣租。即由佃戶於穀將熟時。延請主人及一二鄉紳親赴田中踏看。估計本年可收穀若干。寫明租條。俟秋收後。主人即遣人按照租條上之半數量去。二曰場分。即當穀登場時。主人派人到場監視。量而分之。此種分法。最爲刻薄。佃戶絲毫無好處。然亦惟田產少者。方能行之。多則不能矣。田產少者多自耕之。家中人少田多者。則僱人來家助耕。僱工有長年短年之分。長年者正月初即須上工。直做至除夕爲止。舉凡田地間一切事務均倚賴之。短年者二月初上工。至十月間爲止。蓋此時百穀登場。無所事事。僱工殊不經濟也。近年工價昂貴。然長年之工。每年不過二十餘元。短年則十餘元。長工之外。又有散工。於農忙時臨時僱之。每日工資在二角以內。

合肥縣城舊爲安徽省垣。有淝水通蕪湖。小輪一日夜可達。城內商業頗繁盛。惟街道逼窄。發展頗不易。城外近輪船碼頭處。有棧房十餘家。供旅客棲息之所。至城內之棧房。則純爲四鄉來城涉訟者所居。價目頗廉。年來商務發達。頗有自蕪揚等處運來之流妓。然均祕密營業。官娼尙未實行。土著中亦有操神女生涯者。但均暗中往來。門外漢無從得入也。

肥人有嗜茶之癖。尤以城市中人爲甚。每日清晨各呼朋喚侶。手攜茶葉包。向茶肆中而去。故各茶肆每至此時。無不滿坑滿谷。遲來則無座位。此輩茶客。一落座則高談闊論。喧笑盈庭。有談各業行市者。有談收成豐歉者。形形色色。不勝枚舉。坐約一小時。必俟碗中茶葉色香味全失效用。始興辭而去。鄉鎮間則每逢集期。一般農夫必偷其耒耜餘閑。至茶肆中作牛飲。酷暑時則袒裼裸裎。聚坐館中。雖汗流浹背。臭氣薰天。彼輩尙歡呼喧笑。若無此事。然殊可笑也。

四鄉之民。多聚族而居。故宗法極重。每族各設一祠堂。族大者多至四五處。祠內供

歷代祖先牌位。每屆清明冬至二節。族人羣赴祠中祭祀。或族中有重要事件發生。亦於祠中開會決之。祠有田房等不動產。每歲由族中年高有德者管理之。其所得之利息。則存放以謀合族之公益。每族均有一宗譜。族人少者則只一掛譜。將族中存歿人名。各依其宗支。作一表式。懸諸祠中。族大者宗譜多至數十冊。譜約每三十年一修。修時須預先調查此三十年內存歿人名。及其生年月日時。修譜時最重要者。爲承嗣問題。蓋鄉人重視譜牒。以爲一登於書。則永不能變。而官中亦認爲聽訟時證據之一種。故無後者。若有財產。則有承嗣之資格。及本支中之刁猾而希冀承繼者。必力爭之。往往至於涉訟。族中規例極嚴重。頗具自治之雛型。舉凡族人爭吵。溝洫等事。均取決於族中之賢者長者。必重大案件。爲族人調解不開者。始訴之於官。官之判斷。仍須參合族紳之意見。族中有不法而敗壞一族之名譽者。族人得召集會議。於宗祠中處分之。或罰之以金錢酒席。或責以杖。重且至於絞死。光復時官吏失其重心力。人民無聽羈束。不法之徒。乘機而起。馴至搶劫時間。閣閣不能安堵。

而合肥獨能匕鬯不驚。商民安謐者。卽奈各族各自約束其族人。不准爲非作歹。有逾法軌者。則執行宗法以剷除之。是故宵小斂迹。外盜莫侵。補官法之不足。作良民之保障。正不得附和新學家之言。謂爲阻碍文化進步。一鼓而廢之也。

二 婚嫁

婚嫁禮俗。與各地大同小異。無贅述之必要。茲惟擇其特殊之點述之。古有親迎之禮。今已廢棄久矣。惟合肥尙能保存之。其俗於吉期之前一夜。男家盛設筵席。遍邀族鄰及與賀者。並備轎二乘。一爲花轎。預爲次日新娘乘坐者。一爲呢轎。預備次日新郎乘坐者。及大燈籠四對。火把四對。火把係用乾篾片所製。燃之可以燭路。俟筵宴畢。設香案。鋪紅氈。新郎着禮服。先拜祖宗。次拜父母。以次至族鄰諸尊長。拜畢。鼓樂喧天。炮聲震耳。新郎坐花轎中。另以一童子坐呢轎中。名曰壓轎。賀客齊送至門外。燈籠火把前導。於是行矣。途中遇村莊。必放爆竹。及至女家門首。女家照例將大門緊閉。於是來人大放其爆竹。名曰催門炮。又有所謂開門封者。係僕

婢之胥索。然所求亦不過苛。女家認爲興盡。始行開門。開門後。新郎須端坐轎中。不急於下轎。由女家派一禮生。至轎前相請。必來往三次始出。是夕。女家亦筵請親族。盛設香案。以待新壻。壻至。必須遍拜諸戚族。有故意刁難者。往往無中生有。使新郎疲於奔命。以爲笑樂。然愛壻者。多從簡略。俗諺云。爲嘴傷身。爲老婆拜丈人。蓋此數日間。新郎所磕之頭。實不計其數。近年新禮制通行。已多以鞠躬待之矣。禮畢。新郎易常服。女家設盛筵於正廳中。請新郎上坐。照例不得多飲酒。多吃菜。蓋新壻初至。諸姑姨姊。多隱屏間。以窺探新官人之丰采。舉凡新郎之一舉一動。無絲毫得逃其目中。品頭論足。議論紛起。甚有吹毛求疵。故造蜚言。以爲笑樂者。偶一不慎。則嘩笑隨之矣。菜上畢。新郎必起立致謝。是夕。新郎卽宿於岳家。然道遠者。及禮節煩瑣之家。往往大禮方終。東方旣白。是夕。女家所燃之燈燭。須由男家供給。且每燭燃不及半。卽須更新。故男家必多備蠟燭。以供需索。孩童多搶所帶來之爆竹。以爲戲樂。吉日之晨。來人須多放爆竹。謂之催粧。新娘梳裹畢。由女之兄弟。或至親。負之入轎。

家人必大哭以送之。女亦嗚嗚泣。作留戀不捨狀。女上轎先行。女之兄弟或至親二人乘轎隨之。謂之送親。新郎拜辭岳母。岳母授以妝奩中之鑰題。並附以禮物。如珍寶首飾等類。然後上轎隨之去。

男家門首陳列耙一張。上置馬鞍一。轎至門前時。必依次跨越鞍上而過。又有一人手捧花生棗子等物。於轎墜時。撒於地上。口中唱有韻之吉利語。羣兒聚而拾之。謂之撒喜菓。喜轎停門前。由男家延全福之婦女二人。以燈周繞轎前。謂之照轎。然後扶新人出。地上鋪米袋。直達洞房中。新婦卽行於袋上。至房門前。卽將新婦之鞋。易以新郎之鞋。謂之同偕到老。蓋偕與鞋同音也。新婦在房略坐。卽扶至堂前與新郎行交拜禮。其餘坐床撒帳。合盞交杯等禮。則大略相同矣。

新婦回門。有於三日後行之者。有另擇日行之者。回門時夫婦同行。路近者有本日卽歸。若宿於岳家。必信宿而後返。蓋取成雙之意也。

成婚後之第一新年。新夫婦同往岳家賀年。岳家必盛筵以待。其岳家之戚族親黨。

亦設席相邀。謂之邀親。有族戚多者。因新郎無暇多耽擱。乃一日赴七八家之筵席。其應酬之繁忙。幾與北京之大人先生相埒。婿宿岳家。不得與婦同榻。每晨於未起身前。必披衣座床上。食麵蛋等點心。俗例然也。

喪葬

喪葬禮儀。以貧富而異。富者儀仗輓聯。連綿數里。執拂者數百人。貧者則蕭然一棺。孝子數人而已。茲擇其中人之家所奉行之禮俗述之。

人於將死未死前。家人爲之向肆中購紙紮之轎馬及轎夫。焚於門前。焚後用物將灰燼遮好。免爲風吹去。俟斷氣時卽揭去。云爲死者乘之以赴陰間也。將脫氣時卽由房中遷至廳前。使臥於地上。遷移時須以傘罩之。不使見天日。又請胆大者數人。將病者全身拭淨。然後易以臨終之衣。其易下之衣。卽塞之棺中。以免尸身移動。尸入棺後。暫將蓋蓋上。惟不封殮。請僧道一人或數人。按死者之身。歿年月日時。推算應以何日何時封殮。何日何時落葬。並書靈牌七單。上載七七日期。及宜忌回煞等。

事。此等事在合肥有人專司之者。其人非僧非道。而誦經念佛。與僧道略同。俗謂之山人。大約卽古所謂陰陽家之苗裔。娶妻生子。與常人無異。惟不事生產。除代人送終外。亦能打醮。

成殮後。閤家成服舉哀。其服制於親疏嫡庶。均有區別。絲毫不得紊亂。大率親生之子女。均服斬衰之衣。衣以白粗爲之。四緣及袖口均不縫。脊縫之毛口翻出。頭紮六尺長之白布巾。直垂背後。俗謂之直披。繫以麻絲。鞋前蒙以白布。毛口凸出。子婦亦如是。惟肩際多白布一幅。露於外。俗謂之反托肩。姪輩及孫輩之衣。四緣及袖口均縫好。脊縫之毛口向內。頭紮之白布巾。橫垂於肩際。俗謂之橫披。繫以白線。鞋前所蒙之白布無毛口。尺寸亦較短。姪婦輩之衣亦無反托肩。子之妾亦然。所以別嫡庶也。曾孫之服。於四緣及袖口緣以紅布。頭巾亦綴以紅布。或紅壽字。冢子於行禮時。外罩麻製之衣。頭戴麻製之帽。帽前懸小棉絮球數個。所以蔽耳目也。弔唁者至。必給以白布一方。約四五尺。弔者或頂之於首。或繫之襟際。

● 六安之婚嫁風俗

六安婚嫁風俗。其最奇特者。在未迎娶之先。男家必須下禮至女家。禮物之輕重。視貧富爲差別。大概爲包茶歡團花生胡桃等物。並有紫色衣服一套。名曰五子衣。迎娶時。新娘卽穿此衣至夫家。夫家必須備公鵝一隻。名曰催妝鵝。送至女家。女家配以母鵝。一并送回夫家。此雙鵝永遠不宰殺。蓋以預祝其夫婦之偕老也。

迎娶時。夫家去花橋一頂。其執事則隨貧富而定。在轎未發之先。請數位全福之婦女。及小姑娘輩。隨轎照料。名曰照轎。並有掃帚等物。

花轎至女家。新娘必須大哭一場。然後梳裝上轎。上轎時。由新娘之兄弟背至堂前。並先預備米一斗。新婦由米踏過。然後上轎。上轎以後。全家痛哭。以表示惜別之意。當夫家花轎初到女家之時。女家須將大門緊閉。俟夫家送過開門封子錢。然後開門。花轎抬至夫家。夫家大門亦須緊閉。有至一句鐘之久者。云係折磨新婦之性情也。

花轎進門。新郎須對花轎行禮。名曰謝轎神。花轎進堂屋。新郎將轎門開開。名曰開鎖。

新郎新婦拜過堂後。由全福之婦女。伴送新娘進房。房中豫備火爐一具。中燒木炭。故意令火不旺。黑煙四出。讓新娘團火爐圓轉。云亦係磨拆新娘之性情者。

進洞房。新娘梳洗後。來賓便在新房中鬧房。有看新娘之手者。有看新娘之脚者。新娘站在床沿之前。閉眼垂頭。一任人之玩弄。

新娘母家之兄弟輩。迨至新婚之第三日。必來省視。名曰看三路。遠者。卽隨同花轎一同來。名曰送親。至第三日始去。

鬧洞房之時。有一種通行之吉語。一人讚讀。全體道好。其詞云。上高堂。進洞房。燈燭輝煌。大家女。知禮節。就站起來。人人說。新姑娘。可敬可愛。孔聖賢。女四書。讀滿心懷。夫今日。小登科。懸燈結綵。子異日。大登科。八扶八抬。化一省。衆黎民。人人愛戴。三年後。遷調任。父老皆哀。千人上。一人下。權攬四海。七十載。歸田園。福壽無災。十個男。十

個女佳媳賢壻。四男孫。四女孫。繞膝稱懷。

● 蕪湖風俗瑣記

鳩江爲皖省獨一之通商口岸。商賈輻輳。以故土妓流娼。觸目皆是。其入大花園（園倚陶塘而築。雖乏亭台。尙有花木。占地甚廣。爲蕪湖惟一之風景地）也。亦如滬妓之游味蕪園。然其狀則與雉妓之在青蓮閣昇平樓絕相似。每於夕陽西下時。塗脂抹粉之鳩盤茶。結隊遊行。此往彼來。滿口揚州白。乖乖辣塊之聲。令人生厭。彼輩復故意賣弄風騷。而逐臭之夫。則如螳附羶腥。品頭評足。刺刺不休。誠鳩江怪現狀之一也。

蕪俗佞狐。商鋪幾於家家設位供養。鬧市中有狐仙堂數處。笙歌祭享。月必十餘次。土人不敢直呼爲狐仙。奉之爲仙姑。稱之曰老太。小兒有誤呼之爲狐者。其家人必痛責之。且爲之懺悔於大仙之前。各家於小兒種痘時。祀狐最虔。稱之爲花老太。據云稍有不敬。小兒必無倖免者。

蕪湖有七多之笑談。七多者。街上豕多。小兒鬍多。終年雨多。沿途糞多。強討丐多。私門娼多。說話蛋多。蓋此邦人民。說話好加蛋字。例如角口則曰吵蛋。胡纏則曰倒蛋。放刁肆鬧曰刁蛋。其餘各語常硬贅蛋字。故曰說話蛋多。

丙辰清明。適逢陰歷三月初三日。蕪人謂之爲真清明。爲百年罕遇。據故老相傳。乏子嗣者。備一南瓜。於真清明日。全瓜入鍋爛煮。於午時取出。陳諸案上。夫妻並肩坐。同時舉箸。儘量食之。必然得子。故是日市中南瓜極昂。每個有賣至七八元者。按此風不特蕪湖有之。長江流域各處。殆皆有此種傳說。

● 歙縣紀俗詩

歙人性善機祥。每事必徵於神鬼。曰發兆。而求嗣者尤切。茲錄其鄉村紀俗詩。以見風俗之一班。

各族祠前爆竹喧。人丁有例記年年。瓣香拜罷低低祝。一萬虔輸漢口邊。

陰歷正月初二日。各族祠堂。例放人丁砲。每丁三枚。得子者加百子十掛。是日蕪